

◀ （上接 11 版）

顾大壮《世说讲义》(1816)、秦士铉《世说笺本》(1826)等十余种注释解说本，还出现过衍生物《大东世语》。冈白驹因为最早作注，错误也较多，桃井白鹿就大量纠正其讹误。田中善于用四个字概括每篇的要义，秦士铉对刘辰翁、王世懋等的评点，或表赞同，或作辨正，是评点之批评，各有特点。虽然这些多是应教学之需，重在文意训读和注解，但也时有一得之见，特别是国人容易忽略的一些小的关目，日人的注释往往值得参考。举几个例子：

《假谖》第 9 则温峤续弦，其中“女以手披纱扇，抚掌大笑曰：我固疑是老奴，果如所卜”，以手披纱扇，冈白驹注：“妇人出以扇蔽面。”桃井白鹿纠正说：“婚礼，侍儿以纱扇蔽新妇，彻扇曰却扇。此云女以手披纱扇，言女自却扇也。”大典禅师、秦士铉、吕叔湘都采纳了这种解释。

《巧艺》第 11 则：“顾长康好写起人形。欲图殷荆州，殷曰：‘我形恶，不烦耳。’顾曰：‘明府正为眼尔。但明点童子，飞白拂其上，使如轻云之蔽日。’”殷仲堪眇一目，顾恺之给他写生，他不愿意，顾说“飞白拂其上”，略作掩饰就好了。冈白驹解释说：“以飞白书法拂之也。飞白，始于蔡邕，邕见匠施罽帚作之，字体轻微不满。”田中顾大壮和大典禅师都不同意这种解释，认为是用白粉轻轻拂过明点上，并非是飞白书法。

《排调》第 6 则，孙楚少年时口误说出“漱石枕流”，不合情理，紧接着巧妙地辩解曰：“所以枕流，欲洗其耳；所以漱石，欲砺其齿。”王世懋批曰：“误语乃得佳，遂为口实。此王子敬画蝇也。”这个评语用错了典故，秦士铉纠正说：“吴曹弗兴误点屏风，因画成蝇；王子敬画扇，误落笔，就画一牛，甚妙。王以画蝇为子敬事，误也。”可见他对于批语的态度也如此一丝不苟。

《轻诋》第 18 则：“简文与许玄度共语，许云：‘举君、亲以为难。’简文便不复答，许去后而言曰：‘玄度故可不至于此！’”简文帝在许洵去后说的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？刘孝标注：“未解简文诮许意。”刘辰翁解释为谓许洵无与国事，意即不是忠臣。大典禅师另作新的解释：“许盖以君与亲二件相难，以资谈也，故简文以为害德而不应也。”秦士铉在大典禅师的基础上再做清晰的解释：“此章古来注者皆误。‘故可不至于此’，犹云其论固不至于此而可也。夫忠孝两难，人伦之至变，

非席上之谈。君父之尊，何容优劣？如一丸之事，世所必无，此与瞽瞍杀人之问同，大有伤于德。夫食肉不食马肝，不为不知味；论道不举君亲，不为不知道。此章唯大典禅师近是。”

这些解释，对于我们正确地理解《世说新语》，都是有帮助的。所以我尽可能地搜集日人的笺注，将它们汇辑在一起。可惜所见不广，还有不少の日人注释被遗漏了。

《世说》还有佚文？

唐代所传的《世说新语》八卷本、十卷本，在宋初经过晏殊等人的删削，至南宋时期始大致定型，于是其他抄本消亡。唐宋时流行的众多抄本有逸出今本的文字，散见于当时的类书、别集、笔记中。日人古田敬一曾辑录过《世说新语》佚文，国内叶德辉、赵西陆都先后做过补辑。对于《世说新语》的辑佚，只能依据宋代以前的文献，元代以降的文献是不足为据的。

即使唐宋人撰述自称引于《世说》，也并非一定就是刘义庆《世说新语》的文字，可能存在三种误引：

一是将引自刘义庆其他撰述如《幽明录》《俗说》中的文字误当作出自《世说》，如《太平御览》卷 411 引《世说》一则：“郑子产善事母。奉命聘晋，道中心痛，遣人还家起居问母。母曰：‘吾忽身体不调，忆想汝耳，更无他也。’”这是春秋时的故事，显然不合《世说》体例，明人董斯张《广博物志》卷 18 引作出《俗说》，可从。

二是误将刘孝标注释《世说》的文字当作《世说》正文，如《历代名画记》卷五引《世说》曰：“（顾恺之）曾以一厨画暂寄桓玄，皆其妙迹所珍秘者，封题之。玄开其后取之，诳言不开。恺之不疑是窃去，直云：‘画妙通神，变化飞去，犹人之登仙也。’”这就是《巧艺》第 7 则的刘孝标注，而非《世说》正文。

三是误将引自《世语》《语林》等同类著述中的文字当作出自《世说》，如《北堂书钞》卷 69 引《世说》一则：“杨综为大将军曹爽主簿。爽将诛，及鲜印绶将出，综止之曰：‘公挟主帷幄，舍此以至东市乎？’不从。有司奏综导爽反，宣王曰：‘各为其主也。’宥之，以为尚书郎。”但是裴松之注《三国志·魏志·曹真子爽传》引作出《世语》，显然当以出自《世语》为确。

当然也不排除一些佚文的确是唐宋时期《世说新语》所有而由于各种原因被刊落的。

为慎重起见，我把这些佚文全部辑录出来，并注明在宋代之前文献中的出处，让读者自己去斟酌判断。

大家都知道唐僧是“江流儿”，“江流儿”这个故事的原型出自《世说新语》，可惜不在今本之中。《白氏六帖》和《太平御览》有三处都记载了《世说》的一则故事：

胡广本姓黄，五月生，父母恶之，乃置之瓮，投于江。胡翁见瓮流下，闻有小儿啼声，往取，因长养之，以为子。遂七登三司，流誉当世。广后不治其本亲服，云：“我本亲已以为死人也。”世以为深讥焉。

胡广是东汉名臣，原来也是个“江流儿”，可惜这个故事不见于传世的《世说新语》中。清人汪由敦曾推测是被晏殊删去的，说：“《太平御览》引《世说》云云，今《世说》不载此条，疑元献嫌其乖疏，削去之。”

今人如何读《世说》？

《世说新语》是今天年轻人最为喜爱的一部古书，不少大学还开设《世说》精读或导读课。《世说》是有毒的。这部书不容易读，善读之，最裨风雅；不善读之，乃风雅罪人。如果以为裸袒箕踞，跟群猪共饮酒，就是放达；趿拉着拖鞋，白眼向人，就是轻狂；挥动麈尾，不着边际地妄言乱语，就是名士，那就既读坏了书，也读废了人。魏晋风流很容易恶变为“《世说》习气”。明人薛冈就说：“士大夫家少年子弟，不宜使读《世说》。未得其隽永，先习其简傲。”

今人论《世说》，多着眼于其中蕴含生命自觉、个人觉醒等意义，这当然是不错的。但我认为《世说》反映的时代，并非我们想象的那么美好。

那是一个等级制度极为森严的时代。阶级对立，上品无寒门，下品无士族。寒门即使建立卓著的军功，也难以进入士族圈子。《方正》第 12 则：“杜预之荆州，顿七里桥，朝士悉祖。预少贱，好豪侠，不为物所许。杨济既名氏雄俊，不堪，不坐而去。”不坐而去，表示轻视的态度。晋代讲究门第阀阅，世族大姓甚至不与出身寒贱者同坐，如杜预这样的大将军也遭到冷落。《晋书·孙铄传》曰：“铄自微贱登纲纪，时僚大姓犹不与铄同坐。”可见这不是个案。

那是一个底层百姓没有人格尊严的时代。《排调》第 57 则，刘孝标注引裴景仁《秦书》载符朗一故事：“朗常与朝士宴，时贤并用唾壶，朗欲夸之，

使小儿跪而张口，唾而含出。”恶心至极！在符朗的眼里，小儿的口，就是他的唾壶，这小儿完全没有做人的资格。其实，《世说》中记载了一些无名之辈，具有朴实的品格、美好的心灵，如《任诞》第 30 则记载在苏峻之乱中掩护庾冰的那位郡卒，多么有胆识有谋略，而且不图回报，只希望此生有足够的酒喝就够了，不稀罕高官厚禄。可惜这些“小人物”都被遮蔽在名士风流的阴影里，还没有争取得到做人的权利。

那是一个贫富差距天壤悬殊的时代。贵族的汰侈，令人难以想象。石崇与王恺斗富，石崇家用蜡烛煮饭，客人每去一次厕所换一次衣服，王济家的猪喝的都是人乳。读者如果惊叹于这种豪华奢侈而生羡慕心，那就是中了《世说》的毒，未得其隽永，先习其奢侈简傲了。要知道贵族的豪奢是建立在国家的亏损、广大百姓的穷困之上的。魏晋乱世，人口急剧下降，百姓哀苦而无告，在六朝文学中很少听到底层百姓的声音。从《世说》中只隐约可看到中下层民众的生活，如陶渊明的曾祖父、东晋著名大将军陶侃，其父吴扬武将军陶丹去世后，家酷贫，室如悬磬。他的母亲湛氏，为了给儿子谋出路，剪下头发卖得几斛米，砍下屋柱当柴烧，剉碎床草作马料，才办得一顿饭招待范逵一行人，可谓赤贫如洗。

那是一个贵族可以滥杀无辜的时代。汉代就有禁杀奴婢的法律，但《世说》记载杀奴婢的事：

石崇每要客燕集，常令美人行酒。客饮酒不尽者，使黄门交美人。王丞相与大将军尝共诣崇。丞相素不能饮，辄自勉强，至于沈醉。每至大将军，固不饮，以观其变。已斩三人，颜色如故，尚不肯饮。丞相让之，大将军曰：“自杀伊家人，何预卿事！”（《汰侈》第 1 则）

魏武有一妓，声最清高，而情性酷恶。欲杀则爱才，欲置则不堪。于是选百人一时俱戮。少时，还有一人声及之，便杀恶性者。（《忿狷》第 1 则）在这样的专制社会里，奴婢不仅没有人身自由，可以被随意买卖，而且连生命都得不到保障。

那是一个有家无国，毫所作为的颓废时代。魏晋时期上层士人的家族利益远远高于国家利益，国家可以灭亡，家族不可衰微。因此宗族内部相互攀提激赏，以邀名爵，壮大宗族，若《夙慧》门的故事，都不可当史实看的，不过是大家族邀致名声的虚誉。当时的政权掌握在皇族和士人手里，这些名士望白署空，只

负责签字，不理世事，具体事务都交给属下去做。被称为朝廷阿衡的王导，也是作事愤愤，虚与委蛇，一般人就可想而知了。桓温曾愤慨地说：“遂使神州陆沉，百年丘墟，王夷甫诸人不得不任其责！”王衍是永嘉名士的首领，被石勒杀害之前感慨：“吾曹向若不祖尚玄虚，戮力以匡天下，犹可不至今日！”可惜悔之已晚。王濛、刘惔这些清谈家，无所事事，奔走于公卿之门，因为有桓温等武人勉强支撑局面，大厦才没有倒掉。而面对朝廷毫无作为的高门士族，武人心生怨恨，乃至兴兵作逆。东晋乱于桓玄，亡于刘裕，不是败给了北方的胡人，而是败给了自己内部的政治制度。

以上列举的几个方面，都是读《世说》不能不注意的地方。我们读《世说》，不能被名士风流的“做作”所迷惑，《任诞》“雪夜访戴”被选入中学教材，几乎无人不知。如果你真的把王徽之的当做一位胸次洒落、清雅脱俗的名士来崇拜，那就错了。何法盛《中兴书》说王徽之“卓犖不羁，欲为傲达”，一个“欲”字就揭穿了他的矫揉造作。王徽之与戴逵品性迥然有异。王徽之性格放诞，过度放纵于声色，有才能，但不堪世事，且品行污秽，当时就有不少人看不起他。《晋书》本传称戴逵品性高洁，常以礼度自处，深以放达为非道。戴逵曾撰文说：“放者似达，所以乱道。”抨击的就是王徽之之流。雪夜访友，如果二人相见了，不知有几许的唐突、尴尬和败兴。

当然，正如明人郭孔延说：“此书妄处诚为可厌，佳处亦自不可掩。”《世说新语》还是一部优秀的传统文史著作，关键在我们用什么态度来读它。

如果不是生在王谢世家，就不要去把握麈尾蝇拂，古人的这句忠告还是要再次提醒的。

（作者为复旦大学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教授，引文均见《世说新语汇校汇注汇评》，凤凰出版社 2017 年 6 月版）

